



服部文庫  
117  
241  
4

論語徵庚

日本 物茂卿 著



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非為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功全在先之。為不穩矣。朱子謂以

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加以身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為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己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之無倦焉。

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朱

子因之。仁齋曰。宰。衆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于書。凡為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亾論其庸。駑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己才智。而不任人才。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從古註為是。夫宰誠衆職所視效也。衆職所視效。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之事耳。鄙哉。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為政。則正名為先也。有是哉。

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  
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  
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  
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  
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  
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  
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禰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  
名以禰。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  
以子。人孰識之。以孫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

師將以何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  
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  
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  
不立。放肆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  
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  
然乎。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  
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  
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  
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焉。孔子所以  
不答也。然其意則如包咸之說。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觀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則色咸得之。昔在唐虞。后稷勤稼穡。孔子何以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壤定賦。立萬世之法。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乏君子之人。而樊遲乃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氏後世精藝殖者。多為其君殖利已。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引古聖賢隱於漁釣版築。而以樊遲為遯世自高者。吁。遯世為高者。豈學稼圃哉。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何問答之不相值也。上好義則民服。措置當故也。用情云者。謂不匿其情也。情如軍情病情。之情。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情不可識也。其情所以不可識者。以疑其上也。所以疑其上者。以上無信也。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孔子多不面斥其非。待其出而言者。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恒為爾。

專對。何晏曰。專猶獨也。雖多亦奚以為。以訓用言。其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善學詩者也。聘禮記曰。辭無常。鄭玄註。大夫使受命。

論語卷之四  
不受辭。是使四方。所以貴能專對也。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言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謂義焉。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

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者。亦於此焉。大氏詩之為言。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之事。莫不言者。唯詩耳。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耳。是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唯指草木鳥獸耳。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言則大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而無禮詞。不遍死。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蓬人同極。

言言律身  
三  
構我二人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類豈溫厚和平哉是  
朱子見經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而為此言  
耳殊不知經解之言語學詩而成德者已非謂詩也  
學詩者之溫柔敦厚為悉性情故也如長於風諭豈  
嘗詩乎亦在用之者焉是朱子之所不知也學者察  
諸

古書所謂身皆謂已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  
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  
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相對立工  
夫浮屠之學也學者察諸又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

道言之者也取諸其臆以為正何以能合先王之道  
也孟子以規矩準繩為喻取正於先王也此章之言  
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身雖  
正亦不可行矣何則孔子之時先王之道雖亡乎猶  
在故特言此以責人君已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也徒  
睹此等之言動求諸已內聖外王之說所以興也學  
者察諸

魯衛之政兄弟也仁齋先生曰亦魯一變至於道之  
意可謂善解論語已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  
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君子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

亦衛人作。故其書動引康誥以及淇奧也。  
善居室。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之室。  
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何  
註無解。邢疏猶曰。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朱子曰。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可謂不  
知古言。已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家有天下之有。  
始有者。有之始基也。少有者。有之稍備也。富有者。有  
之富完也。始有者未合。故曰苟合之矣。少有者合而  
未完。故曰苟完之矣。富有者完而未美。故曰苟美之  
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孔子之所善。在不遽而不在不

欲朱子以不欲為解。大氏後儒義利之辨太過耳。  
胡氏曰。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  
可師法。豈非哉。亦不知其事已。朱子曰。必立學校。明  
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餼稟生員講解義理已。殊  
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明之。是宋儒  
所不知也。况仁齋乎。學者察諸。

暮月而已可也。已訓既。世多以而已為耳。非矣。蓋先  
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暮則施設。猶有未周者  
也。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  
謂三年者。再暮耳。再暮而成。豈不速乎。世儒不知出



論語集注 卷之七  
於此故其解皆空言耳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  
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是矣然孔子必有所指  
豈謂楚先君邪善人不踐迹則不用禮樂之教故其  
化遲耳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是古  
來相傳之說也仁齋先生疑之而曰世者指其世而  
言果其說之是乎後字衍矣可謂好奇已仁者謂禮  
樂之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  
興非矣文王之所以為文語禮樂也豈待成王也然

古亦曰周公制作禮樂者語其備也故古稱文武周  
公皆聖人者以作者也善人與王者之分在踐迹與  
不踐已

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  
大夫事非矣為政者謂秉政也左氏春秋可徵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註曰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豈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  
賞刑罰田獵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朱子引詩訓期是矣何註訓

近不通矣。觀孔子是言，則知後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政為仁之問，人人而殊焉。後人則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或中庸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蓋亦不知一貫之義耳。夫一可以言盡，則孔子豈謂之一乎。不思之甚。

近者說則遠者來，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後人不知古言，故無則字則為對說，非矣。邢昺疏尚不失古義。見小利欲速，小人之性也。聖人知大而思遠，故人以

為迂矣。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已。孔子之言雖藥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仁齋先生非之而曰：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是執拗之說耳。天理誠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理學家率推一以廢萬，其言

如可聽也。其實皆一偏之說耳。予嘗以仁齋先生為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中。本非致餒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謂君子求憂也。故孔子云。爾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非矣。

樊遲問。仁。問行仁政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如

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政。先脩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後世仁之訓。詰不明。如此章。皆作鶻突解。居處謂居之於己也。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恭見於外。敬主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創持敬。而不知敬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心。恭敬皆見於外。豈容析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疑焉。但不可猶不能也。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棄也。以為勿棄之義者。過也。

諸言後序  
行己以己之所為言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以奉使為士重務也。不唯以子貢能言故告之也。它如士而懷居見危授命。可以見己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蓋知者也。知者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材。夫子必有所用之。故問也。大氏世主之用人。皆喜其才。諂而其以為有才者。皆小才也。孔子所答。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謂之小人。亦取其行而不取其才也。如今之從政者。乃小才也。小人而有才。可賤之。至故曰斗筭之人。言其近利也。朱註如魯三家之屬。可謂不曉語意。且魯三家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中道乎。且是謂其人耳。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故知鄭玄之解。古來相傳之說。已作巫醫者。謂為其人卜筮。且醫疾也。非謂以其人為巫醫之人也。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卜。

筮之占亦不能守醫人之言。故云爾。正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同義主人君而言之。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耳。且古書不可以三字相連。以字不可屬下。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以見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此所以用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有。故曰不占而已矣。故易者成務之道也。楊氏張氏皆未得其解。

晏子春秋及左傳曰。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

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此和同之義也。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求諸心而失其義焉。蓋古之君子學先王之道。譬諸規矩準繩。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雖和乎。烏能相成相濟。如羹與樂乎。亦可謂之同已。驕與奢侈不同義。仁齋以儉解不驕。以不以約檢已。解驕未免倭訓讀字。抗志解古文。可謂不自揣之甚。

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皆非矣。剛無欲。是據振也。慾章殊不知其謂剛者。有時乎失其剛。以慾耳。豈謂無欲為剛乎。訥訥於言耳。豈遲鈍乎。剛毅。木訥。蓋古之成言。剛毅之人。多是質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如巧言必帶令色言之。而所重在巧言耳。近仁者言其易成仁也。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可以見已。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必能力行。故云爾。後儒析以為四。而謂剛以何故近仁。毅以何故近仁。木與

訥各以何故者皆不識古言爾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悛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聖人之教尚仁仁者相生相長相養相育之道也學而成德然後可以臨民故仁必以脩身為本威儀德之符也故君子慎其容祇士未可以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由也嘖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問士而孔子徒以此告之

豈不少乎學者思諸又按博雅曰切切敬也悛豈憇邪則切切悛悛敬而怡怡和也馬融曰切切悛悛相切責之貌似逐字為解矣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悛悛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

善人教民七年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不可以即戒也後儒徂聞佛氏善男子善女人而以善柔之人其解皆謬哉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且秦漢而

後人皆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狷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目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句之上。必有脫文。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

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為仁。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使安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



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禊謀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

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論語集注  
驕貧不至於約。故亂益亡是矣。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

矣。然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章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

論語集注  
樂也。文之以禮樂，納諸先王之道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樸之謂也。養之成器而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翹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為子路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而孔子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

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玉，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為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古音相通，故以約訓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

成言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  
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  
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孝經傳  
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家之  
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蹇踣譎  
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  
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

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  
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  
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  
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  
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  
得之

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  
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  
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  
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

儒陋見。因孔子仁管仲。而固執薄昭之言。遂以罪王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先生乃謂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此皆強為之說。以求通者已。夫鄉人猶且序齒。推兄弟之序也。而謂衆妾之子無兄弟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能被天下後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且管仲之前

無霸。霸自管仲始。豈非豪傑之士邪。且古之人皆能量己之力。以為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宜其不知聖人之心也。仁齋又以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為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囿。豈非心學邪。段使信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然若無安民長人之德。烏得為仁乎。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仁齋先生曰。文之為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僕纒。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己薦賢之為美德。從而可知。

論語徵義  
二  
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洪氏規規計其三善可謂陋已。果其言之是乎。如不恥下問更有何善。夫文者道之別名。故諡莫大於文焉。雖有它善皆止己之善而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於諡法得稱文焉。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邢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是泥仁者為之難之言。然失於辭不如朱註之勝矣。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每如此唯論

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經生哉。果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未嘗見魯侯則亦將操叔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獨往豈理乎。是固執仁者先難而後獲耳。殊不知獲者謂得報於己豈不問成敗乎。蓋孔子請討陳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帝君父而陳恒之事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仁齋論此章而曰非唯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又

論語集注  
三  
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明于天下。此可以論文。文山方孝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此豈容以風俗言之邪。又其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營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陶冶天下也。經生輩平日以講說為事。而謂聖人之道止是焉。故其言如此耳。按朱註所引胡氏所謂先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事。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朱子剿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行行。未免此失耳。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此以犯之為勿欺之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蓋占義也。後儒多為勿欺與犯相反之說。非矣。

上達下達。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邢曷謂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是以喻於義。喻於利作解。朱子因此而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汙下。天理人欲。自其家言。然皆不穩。它如下學而上達者。與下學對。其義自見。因按表記曰。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

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古今學問之異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夫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

仁齋先生解。遽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過之不可



論語集注  
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也。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

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敬也。如患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已所立之位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人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子自道也。仁齋曰：猶曰夫子既聖也，為是。朱子以為謙辭，非

是。子貢方人。朱註。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方人為學矣。又曰。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馳於外。皆其家言。而方人者。知者之事。豈翹有才識者常態哉。且聖人亦豈翹以為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為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世儒多昧乎聖人之道。即王者之道。動為窮措大解。故

其言皆無作用也。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古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不逆詐。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為智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黠之漸矣。聖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為智者。非君子之道也。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微生畝不知何人。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為先輩。何也。以其名孔子也。以孔子所答為學問之事也。棲棲者。

訪求弗已。貌孔子之訪求弗已。祕以爲欲博學以騰  
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疾固者。疾固執一說也。是孔  
子語所以訪求弗已。故云爾。凡固字。如學則不固。固  
哉。高叟之爲詩也。皆以學問言之。後儒不知之。爲一  
切之解。乃謂孔子欲行道以化固陋。非矣。疾字不必  
疾人。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  
以德報怨。何晏曰。德恩惠也。朱註盡之矣。仁齋曰。以  
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也。以  
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吾哉。以直報怨  
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時。豈漠然無

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恩惠已。豈別有  
精微之解哉。如仁齋之言。則必在上之人而後可矣。  
且舜之於群下。豈皆有德於舜乎。  
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  
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  
者。可知已。仁齋乃曰。嘆默契者之難。道學先生哉。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自道也。其爲人也  
若是。故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  
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下學而上達者。下謂今  
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

也。達如中庸達天德之達。是孔子知命之言。漢儒以  
來。知孔子之心者。尠矣。務作奧妙之解。故此章之義  
皆失之矣。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  
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  
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  
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  
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  
也。果若其言。則聖人亦唯子雲耳。且徒以公是以理  
到之言。而論孔子之心。可謂陋已。且其不貴鬼神。故  
亦昧乎孔子稱天之意。孰謂仁齋先生非理學乎。

肆諸市朝。邢疏引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以下於  
市。

作者七人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  
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  
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斥其名者。人皆  
知之也。橫渠有是說。先後諸儒。以介於辟世晨門之  
間。故以為見幾而作之義。然見幾而作。謂之作者。古  
未之聞焉。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蓋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

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為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故錄之。舊註謂譏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蕢說文引論語作史庾也。庾蓋蕢所受，為今一斗四升三合餘。故蕢又稱庾爾。有心哉！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朱子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豈不憂苦乎？且聞磬而識其有心於天下，非憂苦之聲而何？又按升菴曰：何晏註曰：硜硜猶碌碌。

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硜硜。今何晏註無碌碌之解。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蓋殷天子久無三年之喪，高宗特行之，故喪服四制曰：載之書中而高之。故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古書曰君者，諸侯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周公所定也。蓋殷天子禮所以廢三年喪者。以節文不備故也。周公備其節文而後不可得而廢焉。故屬諸周公。如舊說。則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至於祭以大夫而止。期之喪已下。為贅言。且殷世及周立孫。則昭穆之禮亦昉於周公。是中庸之外。它書不載也。可以見已。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修辭者也。脩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諸書但論語中庸其辭如精金美玉。可以為據。人或執

檀弓文之美者。也是誠然。其書後子思曰。商如亦異於論語。諸子相字者也。曰廢其祀。刎其人。先王之禮。豈有之哉。是吾於檀弓所以亦有不取者也。祇此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以明之。學者其察諸仁齋先生疑殷之時。天子之死。亦曰薨歟者。蓋未識君字耳。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無好知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蓋禮義者道也。道者古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德者有德之人也。仁者仁德也。觀其所好。而孔子之心可知矣。

論語集注  
脩己以敬不言所敬敬天也。仁齋曰敬民事。君子豈無王事乎。要之民事王事皆天職也。故敬天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為仁。九經首脩身一也。

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之椁則知其為故相親狎之

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

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有味乎其言之。豈翅闕黨童子乎。孔門之教皆

使人自得之而不強聒之。故其於童子也，亦使之習與性成，是孔子之教也。又按曲禮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童子將命，亦古之道也。朱子謂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非也。或人在孔子之時，亦必知典謁為童子之職，豈以此為寵異之乎？亦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故疑其以益者。故先生長者進而與之友，是所以問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可見或人所以疑者，適足見其非益者已。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求益者取於友。

也。非進益之義，言其不知取於友之道，則其非益者不言自明矣。宋儒不知古文辭，故解非其解也。

論語徵庚



論語徵義

日本 物茂卿 著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子貢云。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禮耳。以禮率之。諸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生引以禮讓為國。是其意謂孔子答靈公。猶孟子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

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况俎豆之為朝聘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果而豈如是其拙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三卿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小戴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大戴記公

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知而曰不知。能而曰不能。皆禮也。何則。曰。知曰能。未嘗有所窮極者也。凡論孔子之事者。不求諸禮。皆失之矣。且先王之道在人。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是其所矣。顏子告一而知十。孔子之知之亦猶如是夫。故其於文武之道。非學而盡之者亦審矣。故孔子曰。未之學也。而謂孔子無所不知者。它人之言耳。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

論語集注  
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拂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拂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倣鬻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與焉。豈其然。蓋

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加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已。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羿皋禹稷。孔子以尚

德稱之子路慍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已蓋有德之人自天祐之一時之危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翅知孔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文王獨以無憂稱已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緹之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者殊不知堯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所以得人也皋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意而虞書以此終焉

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豈出此外邪恭已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古言也猶謂正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人為忠在已為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為學問之道豈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問行而孔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忠信篤敬之謂乎哉

段使其人果能忠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  
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裡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  
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驂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  
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騎也詩衛風倚重  
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工記輿  
人鄭註較兩騎上出式者是騎兩邊植木較橫騎上  
騎兩而較一衛風倚即騎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  
之美加之以寬綽如騎上加較故曰倚重較兮驂之  
於轅前騎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

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驂與  
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騎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  
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  
不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  
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  
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楊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  
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  
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  
諭直故大司寇職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

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嗟嗟曰：得金矢，可以見已。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知者利仁，豈全不相關乎？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仁齋先生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謂善解已。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死生必於是，究言之也。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焉仁人成德於此，焉。朱子曰：理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爲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裡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爲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爲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爲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爲是，豈足以爲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爲是矣。雖以爲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裡，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子貢問為仁。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程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又因資字而訓為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助者。明其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衆德而後成焉。故先王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

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之耳。

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論語集注  
皆非聖人焉。且孔子所告，豈容行之於今世哉？豈在其為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諂辨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

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近耳。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主人君言之不



爾豈有已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也。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是乃孔叔文子可以為文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

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大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事。則好行小惠。自以為此足以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為足。不復學道。故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惠音同。故誤爾。舊註可謂盡小人之情態。然是不足言矣。聖人豈有是言哉。且慧豈可以行言乎。按韓非說林。惠子作

慧子。文選安陸王碑。振平慧以字。小人。又慧露露。吳仁風扇越。可以見已。

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言之。蓋朝聘之事。當時卿大夫重務也。仁者君道也。義者臣道也。故語政則言仁。朝聘奉君命以行。臣之事也。故曰義以為質。體質也。鄭玄曰。謂操行失之矣。君子朝聘之事。皆以義為其體質。而朝聘有禮。故禮以行之。言辭不可以不遜順。故孫以出之。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凡曰出。皆言語也。朝聘之事。貴信。故信以成之。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

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此與稱子賤。蘧伯玉。語勢自殊。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明有所指。而後儒以為行義出義成義。可謂不識文辭已。朱子又以孫為退。孫信為誠實。皆非矣。仁齋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殊不知仁義並稱。昉自孟子。而孔門至子思。禮義並稱矣。夫禮義皆先王之道也。後儒不知義為先王之古義。自取諸臆。為義謬矣哉。且所謂義為聖人之大用。

者果何所本自。

君子病無能焉。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誚者，宜哉。夫人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窮年，末世即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

君子求諸已，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已。

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可謂善解已。仁齋乃曰：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

論語集注  
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大氏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方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何必解恕字乎？恕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豈有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恕也。孔子或以彼或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恕之義，故以為行恕之要，豈非泥乎？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士之試言。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三  
至於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有所譽所以  
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教人之道在獎  
借其善使其驩忻踴躍奮進弗已後儒不知之以訶  
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釋誰  
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  
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  
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  
孔子之於鄉人所以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  
義喜以清議扇動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  
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

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  
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  
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  
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  
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  
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  
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  
解者已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  
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論語集注  
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聽之  
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  
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  
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爭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  
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衆惡之必察焉  
衆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  
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  
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己必當盛大之故曰  
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

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才大者道隨  
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  
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孔子孟子不及子  
思是道之汚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  
焉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學  
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  
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  
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謂特垂語以  
教人爾非也

謀道不謀食。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可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

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馬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

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已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而固也。



皆非矣。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女之貞，可以見已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諒。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彖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它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擊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

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

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子何用明暢備悉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

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

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詰耳。其實師之有相。亦如會同之有相也。相師之道者。禮為爾。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年大夫

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佚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荒淫瀆。朱註。佚游則惰慢。是失游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泥矣。

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知為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

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恐不同。恐。恐者。恐思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子畏於匡。

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止。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已。然是禮也。非法也。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

知禮法之分焉。

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仁齋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則觀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便辟當去聲。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反。非古音。節禮樂。益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何晏曰。動得

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焉。何晏註大人卽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藐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

焉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  
曰聖人之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  
者故特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  
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卽之亦非矣不啻  
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  
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事  
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不言  
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尊祖先  
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故其論君子不  
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畏天命何晏曰順

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  
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良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  
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  
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  
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畀之重  
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  
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  
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  
唯曰天知我而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  
天畀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扭見莊列等書乃

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

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如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矣。學者其察諸。狎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而畏之。喜才譎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也。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於敬天已。

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生智。

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己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言，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

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忿思難。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易曰：君子以懲忿。是思難也。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析疑，忿則思其能招難，見得則思其或害義。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忿頭解，故詳之。爾仁齋以此而譏朱子持敬之非，然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



之義而不知本諸天。是朱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間也。然有時乎。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門人。皆以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

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事仁也。孔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錙銖為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此章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夫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為志者。

論語集注  
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論已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已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

槩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夫立於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豈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

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豈如後世。謂是為原語錄者比乎。

論語徵辛

